筆　上

四

僧5
509
1

明 1 5
號 50
巻 1-3

書中尊者駁曰

駁字彙伯各切音博馬色不純也　詩豳風皇駁其馬〇北角切詩註黄白皇騂曰駁爾雅騂赤色謂馬有騂處有白處

蒙求杜林駁堯　駁ハマダラ毛事也帝臣同ニ林獨リ不同故ニマダラナル綱鑑卷二十六唐僖宗廣明元年不免駁放ト註駁不正取也放不正牧也按駁字當以此義見字書註合之者鮮〇韻會駁北角切通作駮

東瀛図書

六書正偽曰裂人尸置其木上象形借為俊傑字楚辭王逸注一国高為傑文子智過百人謂之傑

傑然　荘子天運篇之文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注五三十

緒　韻會象呂切音叙荘子讓王篇其緒余以与国家音義緒者残也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注緒餘也

雲棲曰止觀之餘緒非止觀之正旨也　二筆上

九八

蕉窓漫筆序

同學蕉海上人以博覧有名見稱嘗時吏而華於能亦以是不倦此其邑此書也是雖餘力之所收

提要鉤玄　韓退之進学文云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

攄意宇宙　抽居切音樗舒也斑固答賓戲樗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内六臣注文選四十五巻

遊目　楚辞曰忽反顧而遊目　斑固都賦曰若遊目於天表

搯其萬千條。分路提要鉤
玄。莫不各負其採者焉。
何止糟室。庭彼薫蕕下。
攄意宇宙。遊目古今。而
所識所見。搥筆隈稚。居

薫蕕　撰曰 蕕字彙音尤水邊ノ蕕草ニ曰臭草晉註ニ薫蕕蔓ハ生ス水上ニ隨ヒ水ノ高下

薫音勳香草今ノ零陵是也

一薫一蕕ト謂或香或臭紛々不ル分也於テハ文義ニ或善或不善而未タ脫セ悪臭ヲ謂也

南郭新刻蒙求序ニ歷代諸蒙求紛々相亂一薫一蕕尚猶有臭矣

蒙求李良ノ序ニ童子則固多ク弘益ス老成モ亦頗ル覽起ヲ云

老成　詩大雅湯篇ニ雖無老成人

提要鉤玄 韓退之進学文云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

攄意宇宙 抽居切音樗 舒也 班固答賓戲 攄

撮其菁華條○而治提要鉤
玄○莫不兼美其擇者焉○
[illegible]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illegible]

伎倆 上渠倚切下良蔣切 藝也巧也
㨿曰伎倆猶字彙巧也 類書纂要十二拝六 伎倆 智識也

紛拏 史記霍去病傳 漢匈奴相紛拏注相牽也漢書注乱相持搏也 一作拏

左氏五九左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言善易消悪難除

此乃篆隸○伎倆所由○焉
殊途雲擾○聖賢指或人○
擴發揮縟○此児好翻者○
不得已也○失多紛紛拏○
薰蕕相亂○則雖老朱矣○

熒絹切音縣日光也

眄睇　書説命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班孟堅西都賦曰目眩轉而意迷

膚識　韻會膚淺喩在皮膚不深也　論膚受之愬

指擿　列子黄帝篇曰指擿無痟癢

時或眄雲漢乎和學雲

淺乃不成忠臣志筆寫是

此之指擿無瘡痏也

先是十七年上人再來

朝命移住新田大光院

莫逆　莊子大宗師篇曰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郭注三　卅九十左

裨益也　文選西京賦薛綜注曰裨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　裨必彌切

五年莫逆是不忘情乎須日夜流

眠龍未醒晝而東望乞余上人余

於上人不負莫逆以愛護有感于

此因序所知以道其量之張餘

於古之釋氏化與佛道通

明和三丙戌之秋

縁山大僧正紗定月

蕉窓漫筆序

随筆之作起于宋暨元明倍
盛矣大凡評論物理呈露識見
者莫好於是其呈益後學實
不淺鮮焉上毛州大光院義海上
人者蓮門之翹楚法苑之鸞鳳

拇曰謂才能出衆

鸞鳳姿是喩人之賢也唐詩皎皎鸞鳳姿又龍虎姿梅頭達者藝文曰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
又青雲姿謂高才顕貴者也唐詩曰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

釈籍縁起曰呈露後賢

字彙曰翹楚高起也況人之出類抜萃

翹楚 詩召南翹々錯薪言刈其楚疏荊属薪是皆高楚を翹々而高也

鸞鳳 鸞神鳥也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鷄身赤毛色備五采鳴中五音瑞用挙衡曰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

後漢仇覧傳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姦邪　說文姦私也一曰詐也淫也書舜典寇賊姦宄注劫人曰寇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

干城　詩周南公侯干城䟽干城有言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

雲棲禪師隨筆三篇行於後世卓識確論可觀也永覺禪師語錄三十卷入明藏又流七十九函合本六卷

頡頏　詩邶風燕々于飛頡之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也禪念之餘暇信筆寫出所懷題曰蕉窓漫筆其確論卓識見而可欽寔是破蟲邪膽之靈劍護大雄法之干城也足与雲棲永覺之諸師鼓頰至卷末辭古今邪說則非異朝諸師所能企

偉　韻會羽鬼切音韙說文奇也徐曰人大傀偉又大也陳平傳稱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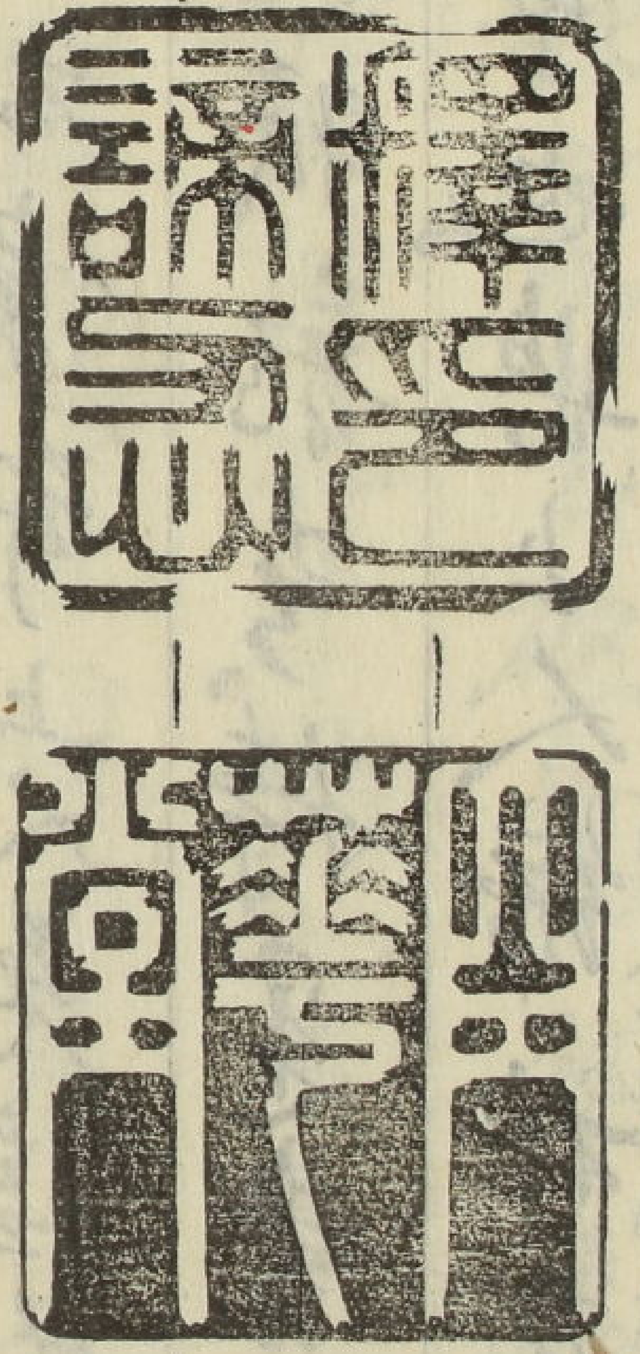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又文選薤露蒿里哥云云以名法師死若詩忽隨朝露終　指摩五十左

締交　史記始皇本紀合從締交注締結也

貽厥　貽遺也書五子歌貽厥孫子

及矣於本邦隨筆之中未見邁犬手豈不偉耶（探曰人之奇者曰偉文選天才英偉）上人既遊先朝露其徒眠龍者持是書來請訂正之序也與上人締神交（類書纂要九締交締結也）深々見此貽厥不堪隨喜溢懷之至校閲茲畢序其簡端云

寶暦七丁丑七月
尾陽八事山比丘諦忍題



蟬蛻　附法藏傳第五神注十一丁ノ川丈迦解釈云迦一七右曰始能捨廿丁八藏或曰始蟬蛻迁化矣指摩鈔五七之三右

莊子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云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史記晏嬰傳意氣揚揚甚自得

史記荊軻傳曰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有又妙法方便品云一大事因縁故出現於世

蕉窓漫筆序

釋門之學也要惟知蟬蛻生死之道是已夫既得而知之則何用復學為譬諸得魚兎而棄筌蹄雖然學苟則識見所立或不能無其弊博渉審問慎思明辨所以不可闕焉可知矣奈何今之世以學鳴者奇説是競高論是誇自得揚揚旁若無人者要其所歸亦惟不過靳名譽爾豈有意于一

【媮薄】韻會容朱切音俞、說文薄也、一曰靡也

【採賾窮粹】易繫辭、探賾索隱、又乾卦、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注、純粹不雜也

【操觚】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

【模範】注、文模法也、揚曰、以木為規模也、後漢李膺傳、天下規模李元禮

【範】廣韻、法也、式也、模也、易繫辭、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注曰、範謂模範也、西陽雜俎後集一十〆、斑如碎錦、光沢可鑒、世說文学下云、桓公見謝安石文曰、𡑞是安石碎金、晋書郤詵傳云、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大事因緣哉、嗟虖、雖末運媮薄之所使然、寧不亦哀乎、而如故大光 義海尊者則不然、其夙存志乎覺路、自利利他以爲先務、以論已其學之不苟、自非採賾窮粹則不止於是乎、凡操觚所著、孰不模範者、是編也、蓋亦淨業之餘事、時感于心者、隨得之隨筆之、積數十條、儼然成卷矣、其所言於 尊者、乃碎錦片玉、固負剛明卓拔之

張注三十七左、列子穆王篇曰、藥石之所攻、又出楊朱篇、何斷擧詩曰、長安古碑用藥石代酢、九一九六ヽ右

【親炙】孟子盡心篇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注曰、親近而熏炙之也

【継見】孟子公孫丑下篇、不識可以継此而得見乎

【請益】論語子路篇曰、請益曰無倦、前漢賈誼傳、後提注謂提撕也、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注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擧、愈駑駘、詩曰、駑駘誠齷齪市有何其稠云云

識達生死變化之數、而後以施之翰墨、則每條亦皆靡不學者之藥石者焉、今茲其高足眠龍上人、欲上木而布諸世、乃使 導校訂刊刻之謬、 導也嘗籍緣山日、 尊者處其一宇、班牽親炙、繼見、見則請益、辱提撕者居多矣、則何勞而足以酬其萬乙哉、以故上人委託、不得以疎拙辭、駑駘自策、妄從事於斯、以告成云、古語有之曰、資而

黼黻　家語問禮曰今之君子黼黻次列尊卑上下之等　昭明太子文選序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

羽翼　前漢書張良傳曰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又曰羽翼已就橫絕四海

爵躍　戰國策雀立不轉　注雀立踊也

弗傳師之美君子所耻也上人此擧意蓋在于茲羽翼尊者及黼黻釋門者導登不爵躍乎於是乎書

明和丁亥夏五月

華頂入信精舍釋妙導和南

蕉窻漫筆卷之一目錄

出家以不自在爲樂　古德講經
差機說法爲人寃　曇遷慧布二法師
大集經喩　唐慧休法師
釣魚報　婢祟
年老多遺忘　消聞莫如讀書
酒家奴善詩　五雜俎
眞如皇子　佛誡無要論
淨影大師　古芥國
鄭夾漈論　聽雨紀譚

幹辦自己事　聞法如渴飲 丁十五
善知識如良醫 丁十七　飾人爲鬼 丁十六
讀詩歎法衰　褊心
倫婦葦惡 丁十八　溫公薄顯華嚴 丁十九
仙佛二典示無常　蛇呑田螺
說苑 丁廿一　沈思
龍舒淨土文 丁廿三　俊彷法師
艸山集 丁廿四　舍利 丁廿四
南無說 丁廿五　還俗 丁廿五
學行之爲上 丁廿六 樂特事　夢 丁廿七
范子眞 丁廿七　警世語 丁廿八
列子 丁廿九　世諺 丁卅
生平用心 丁卅一　嘉禾王東 丁三十二
甚者忘其身

蕉窗漫筆卷之一

義重山　賜紫沙門冲默義海著

出家以不自在爲樂

中阿含經梵志品說佛言在家者以自在爲樂出家學道者以不自在爲樂生梵志問曰瞿曇在家者云何自在爲樂出家學道者云何以不自在爲樂耶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錢得增長金銀眞珠琉璃水精皆得增長畜牧穀米及奴婢使亦得增長爾時在家快樂歡喜梵志出家學道者行不隨欲行不隨恚癡爾時出家學道者快樂歡喜爲乎末法之出家以

莫半切音縵大水也又放也前漢藝文志漫羨而無所心　莊子馬蹄篇澶漫為樂言縱逸

五雜俎十三六
謝肇淛曰凄風苦雨之夜擁寒燈読書時聞紙窓外芭蕉淅瀝作声亦殊有致妙処裡會得過更無不堪情景矣今所題目蓋本于此焉乎
中阿含三十六巻庶說生梵士本経作生聞梵士釈氏要覧上九之五今全同

因弁
述記四本　大疏左四阿含至名増一名中三名長四名雑阿從一法増至百法名増一不略不廣明義名中若明事義大廣曰長雜二明事名曰雜
薩婆多論一切分別切德為上又明四種阿含与述記以異亦玄義一ノ一八

在家自在爲樂者滔滔天下皆是未嘗見有一人以不自在爲樂者也安得大法日不淪喪乎

古德講經

中華古德講演經論者僧史載不絕如僧印法師講法華二百五十徧寶亮法師講大涅槃凡八十四徧成實論十四徧勝鬘四十二徧維摩二十徧道綽禪師講涅槃二十四徧無量壽觀二百徧凡茲類不可枚擧也毎讀之令人不追吐舌焉其何彼之精勤而我之惰弱也徐而思之蓋中華所謂講經者其大要不規規於章句文字但務揄揚佛理闡明微旨法譬莊嚴歆人意使聞者易省發是已如此方講則異於是正義旁論以及因縁佳話凡有其關係于本文者叢雜並集臚列如開肆一物弗備則嫌己之聽者亦相媚笑以爲不精詳焉是以講小部尚且盤桓經數月況其卷帙浩博乎倘令彼講如今日則雖焚膏以繼晷恐未易至於若干徧也吁縱使不如此方之講古之富敷演今之所不及也余益於是乎有感焉

差機說法爲究竟

近有二耆老其一勸節心念佛其一張性惡圓融事

大句五之二箋曰駁偈斑
駁不純之状亦雜也破彼
如駁正釈如泚
莊子天下篇曰其道舛駁

會元

涅槃経十五十梵行品又曰
已下會元十六九取意

大衆大集地蔵十輪経云
菩薩三蔵沢一部十巻今所
挙偈頌出于第十巻六丁
福田相品偈文也第三句
本文作不能自成熟也舊
作成熟恐脱文

事無礙之譚又各著書極口駁議但事稱號狂談邪說上焉誣罔佛祖下焉蠱惑昧徒其罪莫大焉要嫉法之情鬱乎中毀斥之語溢乎外而不自知其非也而未聞有一人能修得卽心念佛者能洞契事事無礙法界者則是果何所益乎昔者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於戰國衰亂之世後之儒者尚以其不達時務爲譏焉况佛法一大事因緣失時機而寧其可乎請今據諸文證之涅槃經曰我有實語爲世所愛非時非法不爲利益我終不說又曰非時而說還損衆生故誡言魔眷屬惡知識十輪經佛說偈曰若唯說一

毘尼母論四六右仏告比
丘吾放爾一句一偈若多
若少若應行者如語行
之不應行者如語莫行
若後世比丘所說乎三蔵
相應者亦應行之若吾
所說或多或少不應行者
亦莫行之後代比丘所說不
應行者亦莫行之

資持記下之四廿丁右釋諸
雜篇

維摩経弟子品曰不觀人
根不應說法云云

安樂集上七右若救赴時
機易修易悟若機教時
乖難修難入是故正法念
経曰行者一心求道時常當
觀察時方便若不得時
無方便名為失不名利
云云

乘是名惡說法不能自熟亦不能度他隨根欲教化此善巧方便毗尼母論曰吾教一句一偈乃至後世應行者卽行之不應行者亦莫行後世比丘所說亦爾資持記釋曰母論一句一偈通指三藏教詮雖是聖教令觀時用舍不可專固故云應行卽行等後世比丘卽佛滅後傳法祖師凡有言教亦須隨宜故云亦爾又經曰差機說法爲人師寃又古曰行者修道要須觀時若時教符契則佛道易證若時教乖錯則菩提叵證烏乎二老弁髦此等佛祖之垂範壹以憍慢偏執欲壅閼淨業者有識以爲如何而二老者今

於葛反音遏塞也
阿葛切音遏止也塞也

也則亾矣余追而憫之筆以諗于後生

慧布曇遷二法師

續僧傳載慧布法師嘗有言曰方土雖淨非吾願也若使十二大劫蓮華中不得見佛但自受樂不若三塗救苦衆生也今謂布公此語固發於悲智心者然是既獲無生忍及麤垢先落之人而方能爾已降此已還尚不能自救安能救他譬之無舟楫援溺則彼此俱沒矣龍樹所謂愚縛凡夫有大悲心願生惡世救苦無有是處者不可不鑒也且夫布公言十二大劫蓮華中不得見佛者此語太通漫焉何者若所詮

慧布法師　續僧傳第九

曇遷當作曇遷事出于續傳僧三十一ノ十一護法篇

妙玄七之三四十三ノ十三五品已能円伏五住豈至六位別斷見思但是円修觸惑先斷猶如冶鐵麁垢先除

集注下五十二ノ十二

玄記一ノ九十七左援引智度論之文九九卷取意

是乃觀經九品之中下下品往生人耳何以得爲槩而得生者皆爾乎經文彰彰乎無所惑矣布公如何不論其上品者特以言下品乎吁遽作此說驥騄弗追矣又曇遷法師傳曰武德八年遘疾曰吾命將盡何處生乎名行僧道綽曰阿闍黎西方土名爲安養可願生彼遷曰咄爲身求樂吾非爾儔云云鳥乎遷公懿德高行世所模範胡爲言之易乎夫願安養者豈惟爲身求樂已也哉智度論曰新發意菩薩機解輭弱雖言發心多願生淨土何意然者譬如嬰兒若不近父母恩養或墮阬落井火蛇等難要假父母摩

詩大雅烝民篇好是懿德　注懿美也

安楽集上

驥騄　周穆王八駿之一

列子穆王篇

張衡南都賦曰驥騄齊ノ鑣

語曰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語意同之

又原齊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不追一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追之文惜其失言也

或問下四十三ノ十二

大論九十六ノ九右又薩陀婆崙是新發意菩薩般若波羅蜜ゟ甚深云何但聞空中略文而能自足具故教語親近善知識

智論九九ノ卅九六十七十四ノ取意

安樂集上十六左起信論義記下末三十四ノ修行信心分之文略意全同

驥　騏驥千里馬也伯樂所相也史記刺客傳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

洗養育方可長大能紹繼家業菩薩亦爾若能發菩提心多願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法身方能紹菩薩家業十方濟運爲斯益故多生若其得忍不退菩薩爲化雜惡衆生恆處乎三界而不爲染如鵝鴨入水水不能濕若始行菩薩者自行未立彊欲救彼相與俱沒如似逼雞入水由是觀之則凡志弘濟者不可不求生也是以普賢文殊等諸大薩埵猶且願生安樂況其下焉者乎今遷公地位既不退菩薩則置焉不論也然乖終問其生處而及聞於西方之說率爾斥之余恐遷公昧嘗曉了願淨土者非必爲軀求樂

李善文選表曰後進英髦咸資準的

英髦 上於驚切音璈倍延曰俊千人曰英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下莫袍切音毛詩小雅甫田烝我髦士傳髦俊也爾雅釈言髦選也疏毛中之長毫曰髦士之俊選有也

醉象譬 三心私記下十五云云河白道下大集經云云散略鈔一十九曰大集經有此文委悉定和尚義有也又未考資持記中一之二四云大集曰昔有一人避二醉象怖走緣藤蕨入井邊有黑白二鼠嚙藤將斷傍有四蛇欲螫下有三龍吐火張爪拒之其人仰望二象已臨井上憂惱無託忽有蜂過遺蜜滴入口中是人嗟蜜全忘危懼等

已也豈不惜乎夫緯禪師者淨祖之英髦也亦何以不諫乎顧以知其說之必難入耶

詩小雅甫田篇烝我髦士

○大集經喩 二象ハ生死 二鼠ハ日月 四蛇ハ四大 三龍三毒 蜂蜜五欲

鼠咬藤 圓機活法韻藻藤字下曰盲人逃走入井遇四蛇傷足欲上樹則逢二鼠咬藤

紲而以存想者也然吾曹徒讀其文而不反諸身日夜貪舐蜜恬乎不知危懼也何其至愚乎書此自警

木帯也大繩也

洗養育方可長大能紹繼家業菩薩亦爾若能發菩提心多願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法身方能紹菩薩家業十方濟運爲斯益故多生若其得忍不退菩薩爲化雜惡衆生恆處乎三界而不爲染如鵝鴨入水水不能溺若始行菩薩者自行未立彊欲救彼相與俱沒如似逼雞入水由是觀之則凡志弘濟者不可不求生也是以普賢文殊等諸大薩埵猶且願生安樂況其下焉者乎今遷公地位既不退菩薩則置焉不論也然乖終問其生處而及聞於西方之說率爾斥之余恐遷公昧嘗曉了願淨土者非必爲軀求樂

已也豈不惜乎夫緯禪師者淨祖之英髦也亦何以不諫乎顧以知其說之必難入邪

詩小雅甫田篇烝我髦士

○大集經喩

大集曰昔有一人避二醉象緣藤入井有黑白二鼠嚙藤將斷旁有四蛇欲螫下有三龍吐火張爪拒之其人仰望二象已臨井上憂惱無託忽有蜂遺蜜滴入口是人唼蜜全忘危懼解者云喩比丘不畏衆苦貪著五欲無心猒背也此等實誡凡百釋子所宜書紳而以存想者也然吾曹徒讀其文而不反諸身日夜貪舐蜜恬乎不知危懼也何其至愚乎書此自警

井以諗于同志

唐慧休法師

唐慧休法師年九十有八猶執卷諮詢且告徒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聽二三十徧乃鏡猶恨少功今之後學則不同薄知文句宗致耿然即預師範更無通觀余因嘆今之世少年爲學其志不篤塵塵聽習一部書尚或不獲卒業退而得少以爲足高論大言旁若無人是惟欲小就而不圖大成見速功而無遠志譬之農夫不務耰耘而思積粟此輩豈知有古人暮年猶刻苦砥礪而不能已乎哉

釣魚報

有一武人以釣魚爲娛率無虛日得魚而歸則烹之燔之招集賓朋飽啖之若是累年前後所釣不記其員也一日又釣而得魚乃烹而食之偶使者來曰主人急召時一臠銜而未嚥聞之遽吞焉其肉有鉤直下刺咽喉百計不能拔也頃刻腫甚楚痛呻吟三日而死嗚呼何其報應之不昧也渠徒知釣之鉤魚而不知鉤之鉤己也所謂出乎爾者歸乎爾者也世俗好釣魚者請鑒諸

婢祟

伉儷 左傳成十一年已不能庇其伉儷 疏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偶

羅刹女 珠林九八左正法念經 鬼有三十六種 ... 羅刹鬼 注由殺生命以爲大會故受此飢火所燒報 ... 經曰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 頭黃如火眼如赤丁 ... 口中血流等

膽勇 漢書張耳陳余傳將軍瞋目張膽 注 ... 言 ... 之 ... 晉 ... 有膽 ...

一士人少年未娶嘗通其婢因私相約以伉儷其婢夙夜經營家事翼翼惟勤(詩大雅)士人母聞而惡焉會有人欲媒新婦蓋武家之女也其人竊謀諸母母大喜而以告士人則以婢之故固辭母弗懌迺又謀使婢適于他士人不知所爲乃以實語婢且慰曰我雖無頁心柰母命何爾宜擇夫而嫁其妝奩(韻會 ... 音廉 ...)之費吾在幸毋慮也婢唯低頭嗚咽無言遂別歸家既而士人納婦居亡何其婦俄爾發狂疾自床躍起髮上指天瞋(史記荊軻傳)目切齒宛如羅刹女亂言妄語彊力不可當也(史記張儀傳)迺要僕環視雖膽勇者見之則毛髮灑然爲之色變數刻

(紀帝視太后鏡奩中物 今俗以嫁女之具曰妝奩)

灑然 若茂穫根切則驚之 莊子庚桑楚洒然異之又洒實慄貌

奄二 正韻於驗切音弇 精氣閉也

老邁 正韻莫懈切音邁 詩小雅後予邁焉注過也又老也 後漢皇甫規傳年齒之不邁

後狂猶輟則大憊(正韻蒲邁切音備困也 ... 疲也)就寢且又不飲食氣息奄奄咒術藥治百方無効問婢之狀於其家則謂閉室而臥日夜哭泣不言不食於是衆皆始知婦之狂疾者實婢之爲祟也士人不得已乃告婢父親者使敦諭然婢怨竟不解又越月新婦遂以狂死其日婢亦斃于其家云吁女子之怨毒可畏哉余所相識士人親見其事語余如此因書以爲世之鑒戒

年老多遺忘

世人率皆謂及老邁每事多遺忘者以血氣衰耗故耳然自佛理論之則未必爾也十二因緣經曰年老

少識多慾者識轉向後生處乃知其多慾失者身未死而其識先赴於他界之兆也而經所謂後生處者果爲何處乎顧悠悠凡愚欠修道者所趣向則多應是六道四生烏乎輪廻無際何時有歇期可不猛省乎

消閒莫如讀書

余嘗觀世僧厭事退隱者其始隱也以爲如脫桎梏稍積歲月則亦寂莫爲之祟適時時欠申何以可消日邪果爾則弗若往日趨走勢利鞅掌犢務瑣事蝟集之爲愈也余謂猒閑寂者以由不好讀書耳苟耽典籍則胡苦於難消日乎歐陽氏所謂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者非虛語也蓋有是好而後百爾嬉戲紛羅於前恬焉不顧而其處寂莫也非啻不厭惡尚且甘之如蔗余自居巖月禮佛課號之外全然無事一室蕭索日與烟雲竹樹相對默坐已乃肆力讀書未知寂寥爲何物也雖然人人其所好不同則何必强之若以爲不爾亦從各所好而已

酒家奴善詩

東都酒家一奴頗讀書喜爲詩休暇日獨訪一儒生借唐詩集讀之自娯云近覽其寄儒士某七言律一

世説四十八文学篇云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称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三国志蜀書卅十劉琰傳字威碩魯国人也云云然不豫国政但領兵千余随丞相亮諷議而已侍婢數十皆能為声楽又悉教誦讀魯灵光殿賦

目不識丁 唐書張弘靖傳云汝輩挽両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升平 孝經鈎命决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言因太平也委出善注文選三三

五雜組十五 卅五 右

篇詩雖大不佳然其格調之美可誦夫鄭玄家婢皆誦詩書劉瑗了頭能誦魯靈光殿賦而於自運猶未也况於我國厠隷而作詩振古所未聞也又若鄭玄輩其人皆耆儒是以雖婢僕自習其所聞見則或爾今如酒家岡市井賈豎目不識丁而爲其奴者獨能卓然翺翔乎藝苑豈不益奇乎惟我東方升平百年右文之化所以薰陶斯民之故邪

世説所識因縁條作陶写之意

景福殿賦甄陶国風善注揚子方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注文選十一巻十七ノ左

五雜組

謝肇淛五雜組曰祀先燕客無不殺之理即受地獄之報吾亦甘之且世之藉口不殺者直是慳耳何嘗

周書君陳篇云

左傳一卷九隠公三年傳

周易曰集註十七 九一 卅 云云 註云殺牛盛祭也

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

禴祭 易萃卦孚乃利用禴疏四時之祭最薄者也

且易曰 繫辞下傳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知惜物命邪吁謝氏薰染俗習而未之深思輒發此麤語已夫祭祀其先何必事宰殺武王命君陳曰我聞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周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可見祭祀本在明信不在宰殺也且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然則殺害物命以祭其祖考者違仁乖天是却殃於神道者也故梁武祀其先以麪代犧牲世儒輩雖非笑實可謂菩薩之用心矣蓋奉祖宗尚且若此而况於饗客乎又在

又繫辞上傳云古之聡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梁記卅八四名左法運運塞志四云十六年勅大醫不得以生類為薬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宗廟薦羞始用蔬果

隨筆一十一紙右 祀神
不用牲篇

五雜組四四十七紙 邊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口即爲氷者五嶺炎暑之地有衣物經冬不晒晾即黴濕者天地氣候不齊乃爾然南人尚有至北人至南非瘴即痢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患塵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濕塵之汚物云云

楞嚴經註四下終紙 想相爲塵識情爲垢

容塵煩惱之異名如唯識論二十紙述記二末百八義記下本二紙右引十巻楞伽

家奉佛茹素鄙肉者史册所載記斑斑可見矣而其人率皆讀書知理士君子也豈謂之慳耳可乎如謝氏之言自殃殃他者也余則謂與不慳而以害物命孰若慳而以不殺也噫

五雜組二

雜組曰塵之汚物素衣爲緇濕之中人彊體成痺濕猶可避而風塵一至天地無所容其身故釋氏以世界爲塵詎知江南有不塵之國乎余以彼不知佛書妄駁耳凡釋家所謂塵界者泛爾指穢土呼之塵者乃取汚染義也豈關風塵之有無乎若又據華嚴意

華嚴指歸二右

法顯三藏 梁僧傳第三譯篇

玄奘三藏 續僧傳第四初

義淨三藏 宋僧傳第一初

津梁 世說言語篇 庾公嘗入仏閣見臥仏曰此子疲津梁

梁僧傳序 餘方亦猶

王代一覧

五十一代 平城天皇 桓武太子御諱安殿 五十二代 嵯峨天皇 平城帝ノ同腹ノ弟也御諱ハ神野ヒ大同四年四月平城譲ヲ受テ即位平城ヲ太上天皇ト崇メ平城ノ子高岳親王ヲ太子ナトス同十二月右衛門督藤原ノ仲成ヲシテ太上天皇ノ居所ヲ奈良ニ造ラシム太上天皇遷居シ玉フ平城宮ニ仲成ハ太上ノ近臣也
弘仁元年九月太上天皇命ニヨツテ都ヲ奈良ニ可遷旨沙汰ニ依テ京中騒動是ハ仲成カ妹尚侍薬子ナル者太上天皇ノ寵愛仲成潜ニ薬子ニ才ス太上ヘ申ス譲位後御心ニ不任旨後悔ノ御有様ヲ奉勧メ太上同心シ玉ヒ薬子ヲ寵ニ悦テ太上重祚シ玉ハヽ己ハ后トナルヘシ天下事仲成ニ可任ト思ヒ太上勅ト称シ遷都事ニ出シ世ヲ騒シム 天皇聞テ大ニ驚キ先伊勢近江美濃ノ関ヲ固メ仲成ヲ捕薬子カ罪ヲカゾヘ平安城ハ萬代不易都城桓武御定メ玉ヘル奈良宮中ノ仲成薬子ヲ追出シ官位ヲ奪ヒ中納言坂上ノ田村麻呂大納言ニ進メ禁中ヲ護ラシム
太上是ヲ聞テ大ニ怒テ畿内紀州兵ヲ召集メ川口ヨリ關東ヘ赴ントス薬子同車ス太上奈良ヲ出サセ玉フ天皇此事聞玉ヒ田村麻呂ヲ大将トシ参議文室綿麻呂ヲ相副ヘ宇治山崎淀道ヲ遮ル仲成佐渡ヘ流ス旨沙汰直ニ斬罪
太上所々官兵出ヨシ聞玉ヒ又奈良ヘ還幸髪ヲ剃リテ入道シ玉フ薬子ハクスリヲ呑テ自害ス其ノ同類皆流罪 太子高岳親王モ位ヲスベリ僧トナリ弘法ノ弟子トナリ名真如ト改 天皇御弟大伴親王ヲ太子トス

佛之慧命爲世之津梁王臣景仰（詩小雅高山仰止景行止）焉黎庶欣戴焉猶水之赴壑風之靡草也可謂盛矣夫經途之所宜幾萬里乘危冒難者百端自非忘軀爲法者其孰能與

隨筆一（十一帋右）祀神
不用牲篇
五雜組四（九七帋）邊寒苦寒之地百嗹出口即爲氷者五山嶺炎暑之地有衣物經冬不晒晾即黴濕者天地氣候不齊乃尓然南人尚有至北人至南非在……痢寒可耐而暑不……也余在北方不患……患塵在南方不……暑而患濕塵之……云云
楞嚴經註四下終相帋
乃塵識情為垢
客塵煩惱之異名
唯識論二十紙 述記
義記下本二帋右 引……

家奉佛茹素斷肉者史冊所載記斑斑可見矣而其人率皆讀書知理士君子也豈謂之慳耳可乎如謝氏之言自殃殃他者也余則謂與不慳而以害物命孰若慳而以不殺也噫

五雜組二

雜組曰塵之汚物素衣爲緇濕之中人彊體成痺濕

真如皇子 西行選集抄曰奈良御門ノ太子長岡ノ親王トテ儲君也道詮律師ノ室ニ入テ真如親王ト智德兼備三論宗ノ歡僧都ノ禪林寺ノ閑庵ニ閑籠シ庚薗ノ谷水見思ノ塙ヲスヽキ修圓大德傳法院ニシテ覚知一心ノ悟ヲ開キ弘法大師ニ隨テ真言ノ旨ヲ究メ
真如親王 平城院ノ第三皇子ナリ世而ニ平城院皇太弟受禅シ玉フ（平城天皇同腹ノ弟也）嵯峨天皇故ニ平城帝ノ御恩ヲ思ヒ太上皇ト尊トミ高岳皇子（真如親王始ノ名也）皇太子トナシ玉フ所ニ尚侍藤原ノ藥子（平城帝ノ妻也）其兄仲成ト言シ勸メテ平城ノ上皇ヲ謀ス事アラス其事発覚シテ上皇ハ薙髪シ玉ヒ藥子仲成ハ誅セラル高岳モ皇太子ヲ引違ヘラレ玉ヒケリ太子ハ元ヨリ出塵ノ志アリ即チ沙門トナリ玉ヒ東大寺ニ居ノ性聰敏ナリ学已ニ内外二教ニ渉リ三論ヲ道詮ニ習密乘ヲ空海ニ禀ケ既ニシテ阿闍梨位ヲ得嘗テ言ツ密教ノ奥秘ハ本朝未盡我當入大唐决疑彼地モ如ニ日本ノ遠ク踰ニ葱嶺ノ天竺ニ渡リ其至極ヲ竭サントト貞観三年ニ表ヲ上リ同四年ニ入唐

華嚴指歸二……

法顯三藏 梁僧傳第三譯篇
玄奘三藏 續僧傳第四初
義淨三藏 宋僧傳第一初
津梁 世說言語篇 庾公嘗入仏圖見臥仏曰此子疲津梁 梁僧傳序 餘方亦猶

佛之慧命爲世之津梁王臣景仰焉黎庶欣戴焉猶（詩小雅高山仰止景行止）水之赴壑風之靡草也可謂盛矣夫經途之所亘幾萬里乘危冒難者百端自非忘軀爲法者其孰能與

隨筆一十一祀神
不用牲篇

五雜組四ノ七

華嚴指歸二

法顯三藏
梁僧傳第三譯經篇

玄奘三藏
續僧傳第四初

義淨三藏
宋僧傳第一初

津梁 世説言語篇

家奉佛茹素斷肉者史冊所載記斑斑可見矣而其
人率皆讀書知理士君子也豈謂之慳耳可乎如謝
氏之言自殃殃他者也余則謂與不慳而以害物命
孰若慳而以不殺也噫

五雜組二

雜組曰塵之汚物素衣爲緇濕之中人彊體成癱濕

塵微塵也十方虚空界一一塵中皆有世界謂之塵
道世界賢首旨歸詳焉其旨玄奥亦非謝氏所測也
眞如皇子（見出釋書十六力遊篇）
嘗讀求法僧傳漢土諸師求法印度者不尠焉而或
爲王命所迫東旋未幾重蹊乎絶域不果傳燈之志
或中道而返錫或捐軀彼鄉惟法顯玄奘義淨輩周
旋乎五天累歳業成志盈齎梵筴而歸傳譯功遂繼
佛之慧命爲世之津梁王臣景仰焉（詩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黎庶欽戴焉猶
水之赴壑風之靡草也可謂盛矣夫經途之所亘幾
萬里乗危冒難者百端自非忘軀爲法者其孰能與

群流之帰巨壑衆星拱北辰

梁僧史九竺仙調傳調入石室虎窟中病虎曰我奪汝处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又曰慈奢域傳前行見兩虎ゝ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頸虎下道而去顧如此二人者神異奇術使群虎狎如貞如子道力未充惜焉哉

釋書云自推古至今七百歳學者之事西遊也以千百數而渡印度者只如一人而已吾以如爲求法之魁者是也

於是也吁亦難矣哉我大日本振古入唐沙門繼踵然未嘗聞有踰葱嶺人也僅有一二發憤之士皆事乖而毅獨眞如皇子徧歷華夏而參謁諸德然猶未盈其意乃遂隻影翩翩踐乎沙漠達師子國爲羣虎見害千歳之下毎讀其傳使人扼腕而揮淚也於乎其英邁勇往之志氣古今無兩如何斯人也離斯災邪顧皇子慧力有餘而道力未充邪抑將宿對之所使然邪雖然吾國推古以來千有餘年能奮求法之烈爲大東吐氣者惟皇子已

詩清廟云振古如茲註自古已來已如此矣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發憤畢誠 集註 八十八

佛誡無要論

增一阿含四十三三巻 善悪品第四十七全文

俳優 韻會蒲皆切音牌俳優雜戲 史更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

狎習也媟夫婦不嚴之皃猥多也

增一阿含曰佛在給孤獨園爾時衆多比丘食後皆集普會講堂咸共論說所謂論者衣裳服飾飲食之論鄰國賊寇戰鬪之論飲酒淫泆五樂之論歌舞戲笑妓樂之論如此非要不可稱計佛告諸比丘曰止止勿作此論所以然者此論非義亦無善法之趣不由此論得修梵行不得滅盡涅槃之處不得沙門平等之道云云佛世尚然況於今日乎毎見群僧之相集其所語論者穀價之賤貴歳時之豐儉自佗之美醜國政之臧否以及貨財之多寡俳優之品藻俗間狎媟猥褻之事辨論紛囂不輟未始聞有講明玄理

詩大雅抑于乎小子未知臧否 前漢禮樂志羽旄紛

商搉古今、厲業進德之談也。偶有語次及書典、則闔座迺稍稍引去、以為不近人情。若是而言、志於學者吾未能之信也。求道之士可弗服膺佛誡乎

淨影遠法師

淨影慧遠法師德邵道尊、而其最大者、靈裕法師嘗入淨影寺、值布薩、見師說欲、裕抗聲大呵云云。師頂禮自誡、銜泣受之。是身負令望、而能下賢一也。方周武行廢教之虐、驅京輦諸僧赴殿集、帝自昇高座盛毀佛之理、督責諸德對詔。是時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皆慮帝威如龍火、諷諫弗從、各默然相顧失色。師獨慷慨發憤、出衆而抗詔、辨鋒電飛、詞義靈直、帝

夢國

列子曰、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

服膺 中庸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續僧傳第十 廿三丁右 義解篇 靈裕傳 續僧傳十二 廿一丁右 舉說欲之事

嘗於京輦入淨影寺、正值布薩、經生堂中見遠公說欲、裕抗声曰、惠遠讀經云云。法事因緣、衆僧聽戒、可是應說合坐、驚起、怪仵其言、識者告遠。遠趨而詣堂、裕曰、關仁弘法、身令易傳、凡習尚欲聖禁、寧准。遠頂禮自誡、銜泣受之

布薩 毘尼母論云、何名布薩。各斷名布薩、謂能斷所作、能斷煩惱、斷一切不善法故。又云、清淨名布薩也。言令半月半月憶所犯事、對無犯人說露莫改前愆、則遮現在之更二則懲未來之慢法故。出要覽下三十五丁

說欲 行事鈔上一 廿五丁 受欲是非篇云、夫事生不意、法出恒情、故對情而須其心、心須則於法無失、故名欲也。乃至十誦云、欲名發心如法僧事與欲、名為欲法

輦 王所居 故 京邑也 之地 通曰輦下 漢書曰 死事 輦轂下

戰栗 尭戒云 戰戰 兢兢 慄慄

龍鱗 韓非子說難云、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也。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履虎尾 書君牙 若蹈虎尾 集抄四廿七丁 云 文選云 捋龍鬚蹈虎尾

善注文選十九丁 履虎尾而不噬 潘岳西征賦

又易集注四五丁 履虎尾愬愬 傳云 愬愬畏懼之皃

譖 義从言 从豕 會意 諮僧 爲刪穀 字書 卑陷 謀擾 而穀

鑊 烹人也

蓍龜 史記龜策傳 蓍千歲一本百莖下有神龜守之

赫赫 詩大雅 赫赫明明 傳云 赫赫然盛也

逍詳 列子三 九丁右 周穆王篇

商攉古今厲業進德之談也偶有語次及書典則闘座迺稍稍引去以爲不近人情若是而言志於學者吾未能之信也求道之士可弗服膺佛誡乎

淨影遠法師

淨影慧遠法師德邵道尊而其最大者靈裕法師嘗入淨影寺値布薩見師說欲裕抗聲大呵云云師頂禮自誡銜泣受之是身負令望而能下賢一也方周武行廢教之虐驅京輦諸僧赴殿集帝自昇高座盛申毀佛之理督責諸德對詔是時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皆慮帝威如龍火諷諫帝從各默然相顧失色師獨慷慨發憤出衆而抗詔辨鋒電飛詞義霆直帝辭理俱詘怒甚衆皆戰栗而謂必罹鼎鑊之禍而師神色自若上統衍法師執師手泣謝而以爲護法菩薩是乃撫龍鱗履虎尾毅然不撓二也所著經論章疏五十餘卷諸師所采用百代爲蓍龜三也此其赫赫者也餘難罄擧矣

夢國

列子曰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

未得眞覺之文
唯識論第七廿四右
往生要集一卅三右
莊子大宗師篇仲尼謂顏回曰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出郭註三十四右
琅耶代醉十二巻廿七左
鄭夾漈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无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无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云

者實覺之所見者矣此特寓言耳然以夢事爲實者我佛理論之則區區凡庸皆咸爾豈獨古莽國已哉何以言之夫三界虛幻覺也夢也均之皆夢也故論曰未得眞覺恆處夢中佛說爲生死長夜烏乎人生百年役役榮辱悲歡得失苦樂種種境界轉眼則泯然無影蹤豈非一大夢境乎而吾曹無明眠力故認此夢事執之以爲實迷倒之甚矣且夫莽國之夢雖長然尚五旬一覺如無明大夢曠劫已來寘寘然而無覺謂之何乎可悲夫

鄭夾漈論華梵所得

楞嚴六十五右觀音圓通文也
香嚴童子藥王憍梵等說皆出楞嚴五巻
祖庭事苑十十三右
曰香嚴智閑初参大潙祐因併淨道路擲瓦礫擊竹響忽然省悟有頌云一擊忘所知更不自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跡聲色外威儀云云

琅琊代醉載鄭夾漈之說曰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我昔三摩提盡從聞中入又曰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華人長于文所得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知不識字爲庸愚甚矣俗儒之陋見如何以不知爲知而輙譫說乎若爲梵人必從聞入者香嚴聽香而悟是從鼻界入藥王憍梵嘗味而證是從舌界入者何又華人何必爲從見入若香嚴擊竹等是從聞入者也寧可以見聞槩論乎且援楞嚴證者是特可笑也經曰佛出娑婆界此方眞教體言娑婆世界耳根最利故用音聲以作佛

瑯琊代醉卅七 卅五 百淨土院記一題云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云此一篇據聽雨紀譚

烏殤国 瑞應傳七丁

烏殤国王萬機之暇謂左右曰朕爲国主不免无常聞西方可以棲神日夜六時念仏行道并奏樂每日設百僧王與夫人親手行食三十餘年精勤无替臨終神色怡和西方聖衆來迎祥瑞不一依此傳則愈見紀譚并說耳

事所謂此方者汎爾指忍土而言耳非局指於梵土也且經又說所以耳根利曰目非觀障外口鼻亦復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紛無緒隔垣聽音聲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眞實豈惟梵人長於音之謂乎余顧世俗闇釋典或蹈其覆轍是以聞之已

聽雨紀譚

聽雨紀譚曰近觀洛陽伽藍記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僧慧生取經西域至烏殤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穀豐登刑措不用且地饒果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爲夷狄之君者一聞周孔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廻之說則外國之鬼爲智而中國之鬼愚甚矣余謂世儒中國夷狄之說固蛙見矣彼但局據神州一域誇以爲中國耳特不知通據閻浮一洲則中國亦爲邊地也今姑置焉所謂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者其誰歟余未嘗聞其人也願以上引柳子厚永州淨土院記及韓昌黎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曰有爲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等

蛙見 秋水篇 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夏虫不可以語於冰

柳子厚淨土院記出樂邦文類三 丁

韓昌黎弔武侍御文出文類二 四十一丁

鹵莽　莊子則陽篇曰君爲政勿鹵莽註輕脫末略不盡其分
世說六卷十四丁左文學篇註
引李薦師友談記
云云與今語少異
竹窓二筆十五夜氣篇云云
蘇東坡詩云頭白一
老人未曾參禪而
雅合禪理
竹窓三筆上十五丁

觀之則此必指斥武侍御而道也而不知所謂西方
者指於極樂國謬以爲生乎天竺鹵莽辨之者也大
凡儒者不知佛書胡說者往往皆若此哀夫

幹辨自己事　幹能事也辨致力也

昔有老人生平未見修行忽一日宴會親友座間從
容告別諸子驚愕哭拜求遺訓但曰爾輩可五鼓起
來幹辨自己事諸子曰我曹家業豐饒五鼓起來幹
辨何事曰一切皆非自己事在死時將得去者方爲
自己事如我今日是也我從五六年來每五鼓起辨
之人所未知至哉其言之也凡世之人自壯至老所

擾擾　爾紹切音遶煩也亂也書皐陶謨擾而毅
熙熙　唐韻許其切正韻虛其切音僖史記呉
世家歌大雅曰廣哉
熙熙乎老子曰衆人
熙熙
莊子列御寇曰就其義
若渴者
安樂集上四丁右大智度論
云聽者端視如渴飲弟
今與引全同

經營百爾事業焦心苦骨不爲名則爲利擾擾熙熙
未必時息一旦臨死時皆悉棄去無與我干涉是豈
自己事乎但有持戒禪慧念佛功德將得去者然耽
湎眼前之事不知省覺可痛哉

聞法如渴飲

阿含偈曰聽者端身如渴飲一心入於語義中踊躍
聞法心悲喜如是之人應爲說是萬世聽法者之良
規也苟湊心殷重不若是則未有以所裨益也今之
世聞法者孰如渴飲者孰踊躍悲喜者每觀生徒厠
講席輕薄殊甚或與並座者拍肩衝膝或竊語啓齒

齁 呼侯切吼平声齁[illegible] 鼻息也

飄風過耳 瑞應傳五丁左 僧崖傳云聞經如風過馬耳 荀子云如風過[illegible] 忽然已化 莊子盜跖篇 意如飄風

蕅益大師宗論四之三廿丁右 梵室偶談五十五條之一丁

誠也

傳大士曰炉鞴之所多鈍鐵良醫門下足於病人 度平生為急者何暇思天宮之樂乎 出見祖庭事苑五廿丁左

或數坐睡鼻息齁齁動欲顛仆或講說稍長則欠呻弗輟甚至有竊起去者是以其所聞如飄風過耳十不記一二雖叔世之敝爾實可以慚愧矣

善知識如良醫

藕益曰善知識者其猶良醫乎世有良醫能兼療諸病者亦有良醫能專治一病者彼兼療者則應病而與藥彼專治者則非其病不醫故皆壽夭而灸生也若乃伎倆惟一而欲衆疾普收吾知其傷害多矣況彼所有一伎倆者尚猶昧精也哉善乎稱善知識者幸思之

哮 虚交切孝平声 咆 蒲豪切音包 熊虎怒唬聲

犢鼻褌 史記司馬相如著犢鼻褌 褌 滌器市中

大論二巻三丁右 師子惡獸哮吼喚呼

譸張 書無逸篇云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涅槃經四相品 會疏四十三右 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貌像持律少讀誦經

飾人為鬼

有僧語余曰日者過俳優場其旁有鼓笛嘈雜喧呼行人問之則云某州所捕獲鬼也試入而觀之則假飾一大男子角其頂著虎紋犢鼻褌者坐乎鐵網中諸人集則暴起而出哮咆之聲作獰惡之勢某不覺失笑而出是雖細氓之生計所謂譸張為幻者邪何其欺人之甚余曰然然子惟視其欺人之小者以為甚而未視其大者何也今夫吾黨士內無實德務飾其外見其儀表則堂堂乎巍巍然沙門也退而察其踐履則白衣不啻是但有沙門名無其實涅槃經所

貪嗜飮食長養其身所被服麁陋醜惡形容憔悴无百威德放畜牢羊擔負薪艸頭鬚爪髮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猫伺鼠常習是言我得羅漢云云珠林卅九八帋右感通錄第四此文云云

駢闐 陸德明莊子音義駢步田反廣雅云並也李云併也闐正顏亭年切音田説文盛也又滿也史記汲鄭傳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

輻湊 前漢叔孫通傳四方輻輳註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通作湊

謂獵師被袈裟者也。而自稱謂我釋氏也、佛弟子也。衒燿於閭閻、以貪求利養者、何限。是假飾於人為鬼、而以求貨利之類。而又其欺之最大者也。夫飾人為鬼以欺者、其僭尚為輕。何也。人率皆知其偽也。而其聚觀者、無知孩童或頑嚚之輩而已。是於其術以淺陋故也。今若彼虛頭之徒、孰敢以為贋。萬目瞻仰、不趐活佛出世。則駢闐輻湊於其門、而猶懼不及也。是其術以深刻故也。是以其過為重矣。獨咎市兒。惟子自顧、勿以欺人哉。僧唯唯。

（東方朔傳自衒鬻者以千數註師古曰衒行賣也）

（愚也癡之左傳僖廿四年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嚚無知之皃）

（浄土或問下卅九ノ知識活仏云云　前漢遊俠傳人無賢不肖闐門　左思呉都賦闐噎註人物盈滿之皃）

（殺令刻薄……前漢杜周傳其治深刻……）

讀詩嘆法衰

禮記曰父召无諾唯而起

耆宿 長阿含經云有三長老謂耆年長老年臘多者法長老了達法性内有智德作長老假号之者云云要覽上十帋

唐釋記下四十帋左十誦文頌即今歌詩可怖畏者法將滅故以書筭卜術俗典文頌俱是世法非出家業為同緣故時復許之今時釋子名實俱喪能書寫則称為艸聖通俗典則自號文章擇地則名為山水卜術則呼為三命豈意捨家事仏隨順流俗之名本圖猒世超昇翻習生死之業故智論云習外典如以刀割泥無所成而刀自損又如視日光令人眼暗然注古高僧亦多異學或精草隸或善篇章或醫術馳名或陰陽顯譽皆謂精窮本業傍涉餘宗無非志在護持助通佛化故善戒經曰若為論義破邪見若二分經一分外書不犯西分開誦皆此意耳今或沽名邀利附勢矜能形厠方袍心潦浮俗卑自虛度良可哀哉云云此語乃仏學者之藥石也可不慎哉

國雅 詩大雅國風

勃興 孟子梁惠王篇苗勃然興之矣

緇流 此從衣色名之僧史略云問緇衣者色何狀貌答紫而淺黑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矣同知緇本出絳雀頭色即紫赤色也故梁淨秀尼見聖衆衣如桑熟椹此乃淺赤深黑色也要覽上十五帋

道安慧遠篇什亦惟藉是而以鳴其道已及唐禪月

……志……東……者

李善注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

僧詩集別行於世

謂獵師被袈裟者也而自稱謂我釋氏也佛弟子也衒耀於閭閻以貪求利養者何限是假飾於人爲鬼而以求貨利之類而又其欺之最大者也夫飾人爲鬼以欺者其愆尚爲輕何也人率皆知其僞也而其聚觀者無知孩童或頑嚚之輩而已是於其術以淺陋故也今若彼虛頭之徒孰敢以爲贋萬目瞻仰不翅活佛出世則駢闐輻湊於其門而猶懼不及也是其術以深刻故也是以其過爲重子奚獨咎市鬼惟子自顧勿以欺人哉僧唯唯

讀詩嘆法衰

禮記曰父召无諾唯而起

有年少僧訪一耆宿示所自爲詩者宿乃取而讀之曰美哉詩也格調高華非宋元之數既而又曰詩之妙是妙也佛法之所以衰也僧駭爾問其故耆宿曰夫古之宗師若天台嘉祥賢首慈恩等皆僧中之麟鳳也各能荷負大法以綱維其宗不啻其世千載之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未始聞善於詩篇也屢屢有道安慧遠篇什亦惟藉是而以鳴其道已及唐禪月皎然齊己輩詩名宣赫乎時而就其詩句以見其志則頗以翰墨作佛事者也然猶有憾也方今我日東升平之餘文運勃興自搢紳先生延暨緇流爲僧者

亹亹 詩大雅崧高篇亹亹申伯註強勉之貌

褊心 詩大雅 詩葛屨篇維是褊心是以爲刺註褊迫急促也

五雜組十六五葉載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无理今闇如漆何不把火照我使負鑽具此亦滑稽可備一笑也

問其所業則棄置經論之學日夕舐毫磨墨一從事於風雅以取媚俗士是不思躬爲法王之嗣而徒亹亹於技藝之末者是以其詩句彌工而佛法彌衰矣其不然乎僧默然

褊心 荘子山水篇雖有褊心之人不怒

一日與客閑話或曰有一菴主性褊急同社僧褊心者且烹茗鑽火（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不出鑽愈劇菴主時在室聞之不忍迺趨而出戟其髯立僧背後見之僧數鑽火卒不出大怒乃擲（枉虐切音擲 說文大筴也）燧鑽具以水洒之於是菴主稱快而入坐客皆大噱曰烏有是事此恐虛談已余曰不然凡人

虛受法師傳 宋僧傳第七六葉

螘慕 懷禅師傳曰天下禅流螘慕雲集

荘子徐无鬼篇八叁 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厠隷 儀禮既夕隷人涅厠註隷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周礼夏官隷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覘人 蚩占切音諂窺也左傳成十七年公使覘之信禮檀弓善哉覘國乎

之氣質緩急不同史傳之所載不一而足也何謂無是事乎且若五代虛受法師學業優贍生徒螘慕而性狷急與人不同嘗自執爨柴生火滅復吹又熄怒發汲水沃之終日不食而講焉如彼鑽火僧可謂異域同譚矣

偸婦革惡

泉南七山邑有農民佐平者家貧朝夕不繼佐平出而爲人厠隷其妻與三歲孩兒居窶愈甚其妻爲凍餒所驅數盜佗所種殖菽麥及菜蔬之屬一夜將盜中郁氏菽則使見覘人既刈而束縛戴以歸家頃之

復來欲刈問見曰有人來邪對曰無有矣惟有皓月照見已幸莫以告人則善其母聞見言不覺悚然毛髮皆竪忽悔愧謂我不良行縱其人弗見知寧不懼日月之照臨乎遒急趨家以其所盜菽還納中郁氏家說以見語哀泣謝罪主人奇之釋而舍去稍稍傳聞之者皆憫焉相告爲賑濟之計以故比曩時其家頗贍云余謂古諺有之曰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匿是楊震之所以懼四知也吁三歲孩兒而其言婉曲凜然卽古賢之旨也何其奇也又其母賤婦也孩兒一言下革惡遷善猶反掌也不亦益奇乎感而記之

司馬溫公薦頤華嚴

宋富鄭公請頤華嚴住洛陽招提邀司馬溫公往迓之忽見數十擔過溫公問之曰新招提長老行李也溫公卽命歸謂鄭公曰已見之是以數十擔之故爲溫公所薄者也至今其新招提住持豈止數十擔已也哉擔之不盡則馱之舟之馱載尚有餘則又寄之佗庫藏惟夸耀行李多而以寡爲恥里閈士女輩群集望見歆艷咨嗟弗已孰有敢薄之者乎蓋古僧以貧爲德今則反於是顧佛法與世運隆夷者每事皆此類也不可以奈何耳矣

安樂集下廿七淨度廿廿經云云

抱朴子内篇才三丟ミ十丈

指塵抄四四十九右

仙佛二典示無常

淨度三昧經曰人壽百歲夜消其半即是減却五十年也就五十年內十五已來未知善惡八十已去昏耄虛劣故受老苦自此之外唯有十五年在於中外則王官逼迫長征遠防或繫在牢獄內則門戶吉凶衆事牽纏煢煢忪忪常求不足抱朴子曰凌晷飈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諭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

續高僧傳六曇鸞曰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尋致書通問陶隱居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遠意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法縱得長生少時不死終更輪廻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也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尋頂受所賚仙方並火燒之自行化他流靡弘廣　略取瑞應傳新修傳等亦同　御傳翼贊三十九

魏主憐其志尚又嘉其自行化他流傳甚廣號爲神鸞一日告弟子云地獄諸苦不可以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以不修因令弟子高聲念阿彌陀佛向西閉目叩頭而亡是時僧俗同聞管絃絲竹之聲從西而來良久乃止○同一卷九楞嚴經云有十種仙　同丁寒山詩饒汝得仙人恰似守死鬼

安楽集下廿七浄度廿廿経云云

抱朴子内篇第三巻十六

指塵抄四四十九右

仙佛二典示無常

浄度三昧經曰人壽百歲夜消其半即是減却五十年也就五十年内十五已來未知善惡八十已去昏耄虚劣故受老苦自此之外唯有十五年在於中外則王官逼迫長征遠防或繫在牢獄内則門戸吉凶衆事牽纏煢煢忪忪常求不足抱朴子曰凌晷飈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喩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

曇鸞

龍舒浄土文五後魏壁谷僧曇鸞初自陶隠居得仙經十巻鸞欣然自得以為神仙必可致也後遇僧菩提留支問曰佛道長生乎能却老不死乎支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遂以十六観經與之云汝可誦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盈虚消息禍福成敗無得而至其為壽也有劫石焉有河沙焉沙石之數有限壽量之數無窮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鸞深信之遂焚仙經而專修観經雖寒暑之變疾病之來亦不懈怠魏主憐其志尚又嘉其自行化他流傳甚廣號為神鸞一日告弟子云地獄諸苦不可以不懼九品浄業不可以不修因令弟子高聲念阿彌陀佛向西閉目叩頭而亡是時僧俗同聞管絃絲竹之聲從西而來良久乃止○同一巻九楞厳經云有十種仙　同寒山詩饑汝得仙人恰似守屍鬼

仙佛二典示無常

淨度三昧經曰人壽百歲夜消其半即是減却五十年也就五十年內十五已來未知善惡八十已去昏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盻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所至悲夫俚語有之人在人間失一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余謂仙佛二典示人世之無常其說頗同然其所以歸宿者實霄壤矣何者我則以之勸解脫之道彼則以之誘長生之術而欲求眞長生不死者乃吾金僊氏之道是已昔者神鸞大師啓菩提流支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流支唾地曰此方何處有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更

大乘莊譯経 蕭齊曇景訳 摩耶経偈上巻 十丁左
本経作歩歩之死地人命疾過是
往生要集一九五表無常篇 此偈頌驅羊作驅牛

輪廻三有卽授觀經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師乃頂受所賣僊方投火而焚焉乎非想八萬大劫壽終盡還生下地況其下焉者乎又牟詢屠所譬原出於佛說摩耶經偈曰譬如旃陀羅驅羊就屠所歩歩近死地人命亦如是法句經心地觀經等皆有此譬喩葛洪未讀梵書輒以爲俚語耳

蛇吞田螺

余避秋暑徐歩園池畔偶見一蛇長二尺許欲吞田螺却所噬著宛似粃假面蛇雙眼已昏但時時開其口已激怒屈伸觸樹衝石欲脫不可得也兒輩競策或投瓦礫或以竹杖挑之笑而以爲嬉戲余憫焉迺命僕放之溪叢中使兒童無近然未知其勝敗竟如何也因又喟然而嘆世人務逐非分之利弗顧其後患也及陷禍敗噬臍者其愚騃而貪亦何異於此蛇哉哀夫

噬臍 左傳莊公六年傳 若早不圖後君ー
愚騃 玉篇五駭切音痴廣韻癡也
說苑第四立節篇

說苑

說苑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而我能行義吾不信也夫世之士君子立義行道不能三事則不足信於長者也我瞿曇氏之道亦不能此三事則未足以爲大人也蓋先佛以及古昔高僧或

所法乎傳三八矽飲牛跡水同大海量
大角四丸右偈曰ノ訶衍如海小乗牛跡水小故不受大
其六喩亦如是
婆娑曰見佛所聽如四千里水所聞如牛跡涔
祖冲之子暅之南史文学傳
賈浪仙思敲推字 出唐詩紀事及唐詩事略

絶鹽穀或常坐不臥種種苦練者非能勤苦乎巖棲澗飲草衣糲食非恬貧窮乎飼虎代鴿折骨剝皮非輕死亡乎然三事稍相類而論其所期者大不同也何者世俗能三事要惟止行義力道垂令名於曠代而已矣若我佛法則能安忍三事而上求菩提下化衆生其小大之相去豈啻溟渤與蹄涔已也哉

沈思 出昭明文選序事出於沈思義歸於翰藻

祖冲之子暅之有巧思當其誠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後漢書七十三十四入逸民傳蒙求下廿一丁）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賈浪仙爲詩思蔵推字冒衝退之高鳳讀書不知驟雨漂麥凡此皆湛

詩原指訣曰孟浩然眉毛尽落裴廸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有也 出什麻化七三十二ノ左
龍舒淨土文三ノ一普勧脩持篇
同一ノ四左備說曰晝必有夜必爲夜備暑必有寒必爲寒備存必有亡必爲亡備何爲夜備燈燭床薦何謂寒備衣裘炭薪何謂亡備福慧淨土
釋書明戒篇十三四丿

思精純外物不能入而後各得以盡其道吁吾曹繫想於西方淨土能若是純至則何其患乎三昧不成乎有志之士試思之

龍舒淨土文 世淨土文不一故以郡號別之 龍舒地名大宋龍舒居士國学進士王日休字虚中所述龍舒淨土文十二巻已上嘉禾僧登邑點校整爲十一巻

龍舒淨土文曰人於身以日言之莫大於飢渴必爲飲食之備以歲言之莫大於寒暑必爲裘葛之備以終身言之莫大於生死而不爲淨土之備何哉確論（音却堅也）矣讀之寧不省發乎

俊芿法師

或曰讀釋書所載泉涌俊芿傳曰建久九年欲入宋

止觀四之三 五丁九メ右引增一阿含阿那律緣出增一阿含楞嚴注至四下 九二左メ

八祖傳下廿八左曰三十余年不暫睡卧等

謂諸徒曰我思赴異域求勝法若不精勵豈堪傳授始十月六日一百日絶眠精坐以徒三十人結爲六番置一杖子約各更持睡昏時以杖擲醒歷期無怠眠所命禪杖是角塵淡百日之間晝與講夜伴番衆身無少惱目精又不衰患云云其勇鋭絶倫使人敬畏焉然睡眠是欲界繫法故增一阿含曰眠爲眼食安得不眠是以若阿那律嘗被佛訶奮勵七日不睡遂失其明佛世尚爾而況澆末乎今彷公百日不眠而目精如舊無乃夸誕乎余曰否此實錄也而更有復過於此者唐光明大師傳曰三十餘年無別寢處

遺教論 十四メ右丁秋遮可莫詳三芦記

誡食欲 遺教至曰趣得支身以除飢渇 補注廿三

楞嚴注至五下 一丁矣又九四丁舉那律之緣

遺教補注上三十二丁又曰丙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莫睡眠也諸煩惱賊常伺殺人甚於怨家安可睡眠不自警寤

不暫睡眠則百日特其易易者也遺教論曰起睡眠有三種一從食起二從時節起三從心起若從食及時節起者是阿羅漢眠以彼不從心生故無所蓋故是三種睡眠中初二種以精進對治後之一種三學俱治由是論之則其所以無眠者是禪三昧力或精進力所致也豈可以常程而疑惑乎又若那律楞嚴曰初出家常樂睡眠正知其宿習本多眠欲而彊制之此所以喪其明之故也然尊者雖失肉眼以定力故得半頭天眼觀三千界猶掌中菴摩羅果則雖失明猶不失也亦未可以一律論也或又曰閲遺教經

及天台止觀誠勗學人全不許睡眠而吾曹凡夫既不能除睡蓋則欲遵教得乎曰制開隨人抑揚依時毘尼母論曰佛言食人信施不應懈怠夜二時中應坐禪誦經一時中以自消息是名臥法龍樹曰一夜分別有五時於二時中當眠息止觀曰調眠者眠是眼食不可苦節增於心數損失功夫復不可恣乃至不節不恣是調眠相何必一槩可制乎又輔行曰若無禪而不睡者必是鬼也此亦不可弗知也

艸山集

余嘗讀元政草山集竊嘆以斯人不遯高風雅其學識淵博道行卓犖今之世所希覯也而其詩放縱自在頃刻千言如流或曰以政之才不規唐稍似徵明袁中郎者是以其詩纖弱枯槁特乏雄麗之觀豈不惜乎余曰是元政也庸無傷也政恆言曰詩則偈頌文則長行蓋恥與世之鈆槧者相馳騁也則不見取乎詩家不恤也由是觀之其不規唐者固知焉不爲也然則以不唐爲可惜者過矣政又曰僧而後詩者可也詩而後僧者不可也夫政之立志若是而後世往往稱以詩僧而不知其爲學識淵博道行卓犖世之所希覯也枝之掩人振古皆然余爲政所惜者是

法苑珠林五十三ノ右舎利有梵語、此曰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舎利有其三種、一是骨舎利、其色白也。二是髪舎利、其色黒也。三是肉舎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亦有三種。若是仏舎利、椎打不砕。若是弟子舎利、椎撃便破。又菩薩処胎経曰、念我古昔所行功徳、捨身受身非一非二、乃至廣援清浄、往見之

瑯琊代酔三十一四左発揚説云云

已。

一 護法資治論雪並駁非疑也章可見

舎利 要覧下五十三左曰、此物乃戒定恵忍行功徳熏成也。今躬蓋本于茲也。名義集五ノ四三ノ全同。熏成有、啟蒙二四ノ左曰、熏有受之恵熏真如理、漸至佛果成道後真如若約相宗即熏本性

世儒曰、僧之有舎利、由其心源澄寂、澹然無欲、融耀舎靈、眞積力久、氣血精華結而成之也。故及其火化、炳然獨存。特不知舎利戒定慧之所薫成也。豈惟心源澄寂氣血精華之謂已乎哉。大論五十九ノ五右曰、世尊ササ受身便有舎利、人所不責、得成仏時舎利以般若熏修故、人所恭敬尊重供養。又同巻十ノ廣説舎利功徳云云。

南無説

宋葉少藴謂、釋氏稱佛菩薩名號、冠以南無二字。余聞之一儒者、佛居西方、金也。至南方無火、尅金也。愚謂、南無直其從自尊大之辭。若曰、佛菩薩、我西方之

譫 韻會之廣切音詹多言也。又病也。本草綱木序例心病譫忘煩乱

不齒 書至拏仲之命三年不齒。荘子列御寇篇高賈不齒。左傳隠公十一年傳、寡人若朝於薛、不敢与諸任齒。杜預注、齒列也。

佛菩薩也。南方安得有之。故曰南無。又曰、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於乎少藴不幸而不聞之釋子、謬聞腐儒之譫説、又從而愚斷、以臆未嘗夢知南無及比丘比丘尼皆梵語、而但取音、不取字也。作這般譫語者、可笑之甚矣。

還俗

大凡僧之還俗、釋門之所不齒、而世人之所毀辱者也。然佛不禁僧還俗、惟呵責僧不能精進、虛受信施、以混於清衆。所以寶積經（八十八巻九右取意）曰、時五百比丘云、我等不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乞歸俗。文殊師利菩薩

酉陽雜俎後篇三に右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言我死必為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義本經宿却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問曰此伊州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因何作僧領来令迴還俗了領来僧遽索俗衣之而卒

窳隋 勇主切音庾說文汚窳也器空中亦病也惡也惰也史記五帝紀器不苦窳注曰苦窳也貨殖傳以故呰窳注曰呰窳苟且惰嬾之謂又弱也

贊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
一日破戒受人信施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
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若經
所云不瞞因昧果漠忖已道行薄劣缺應供退還乎
俗者文殊之所贊成佛之所不制禦也是以其迹則
雖醜乎而其內實不壞正見者也如今時末法大異
於是往往其還俗者或歆艷在家帶妻食肉無戒律
之撿束或爲親眷見驅迫或其資性窳隋而倦於學
或其醜行穢跡無所掩事出於不得已者而求如經
中所謂請歸俗者億千萬中無一矣又且佛世還俗

一書載 出于草木子
六両曰錙倍錙曰銖

髑髏 博雅頭顱謂之髑髏 莊子至樂篇莊子之楚見空髑髏

晋書衛玠傳曰玠談道平子絶倒 書言故事七極笑曰絶倒

楊子法言一に学行之上也 注曰夫学有所以為道者也 卒性行道表則後世学之上也

錙銖 古文杜牧之阿房宮賦曰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合解評林曰禮記儒行注曰八両爲錙 錙銖權分十黍之重也

者其心[illegible]遠矣悲夫
一書載杭州徑山寺僧至慧鉄積既充復欲還俗乃
作一詩曰少年不肯戴儒冠強把身心赴戒壇雪夜
孤眠雙足冷霜天剃髮髑髏寒朱樓美酒應無分紅
粉佳人不許看彼去定爲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
讀之不覺絶倒而又悲其心也顧今日末法爲活命
薙滌往往罷道還俗者大要不出此所言特無其詩
句而已
學行之爲上

贊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一日破戒受人信施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若經所云不瞞因昧果溪忖己道行薄劣缺應供退還乎俗者文殊之所贊成佛之所不制禦也是以其迹則雖醜乎而其內實不壞正見者也如今時末法大異於是往往其還俗者或歆艷在家帶妻食肉無戒律之撿束或爲親眷見驅迫或其資性窳隋而倦於學或其醜行穢跡無所掩事出於不得已者而求如經中所謂請歸俗者億千萬中無一矣又且佛世還俗者其心行優今時之僧徒也遠矣悲夫

還俗一

一書載杭州徑山寺僧至慧鉄積既充復欲還俗乃作一詩曰少年不肯戴儒冠强把身心赴戒壇雪夜孤眠雙足冷霜天剃髮髑髏寒朱樓美酒應無分紅粉佳人不許看放去定爲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讀之不覺絕倒而又悲其心也顧今日末法爲活命薙染往往罷道還俗者大要不出此所言特無其詩句而已

學行之爲上

法句經曰佛告王曰學不多行之爲上賢首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云云 珠林六十六九

槃特緣 出增一阿含十一

世有渉獵内外典籍博學多識足可稱而察其行事則殆弗若庸人者是於其學有何所益乎徒爲誇詡之具已昔者佛弟子周利槃特僅持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一偈得羅漢果羣王怪而問佛

增一阿含十一之十二葉

槃特入母早死兄摩訶槃特先成佛弟子而得道果槃特尋出家住舍衛國祇洹精舍如來即使五百羅漢鳩摩羅一偈使槃特誦特性鈍不能誦一偈及一夏九十日覺一字忘一字故摩訶槃特誡曰汝今出家不能誦一偈夫出家学道以爲離生死般特汝出家者思官故歟亦耕耘懶亦販賣之苦亦奉事君上是等欲離之意乎早還俗白衣可也特悲而出精舍門世尊憐特令靜室令掃篲誦特思念而灰塵土石除淨潔也煩惱是垢也埃也智慧是篲也除清今智慧篲以除垢塵如是觀察然得羅漢果 增一阿含第六說

○周利般特生禎善佛之深憐感喜誦得二句偈曰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矣

佛告槃特曰汝年老唯誦一偈聞人皆知何足愧解亦偈義曰所謂身三口四意三其所起觀亦察所其滅由是能治生天涅槃則況涅槃特受佛訓誨得道其時五百人比丘尼有別精舍住世尊日日遣一比丘說法明日特至尼預讒曰笑曰明日我等先唱二句偈可使愧明日特來尼皆出禮拜行齋食畢特昇高座曰我是薄德淺才此時年少比丘爲說偈曰尋舌縮不能開大恐怖自責懺悔特乃佛如所說身口意所起滅悉說論諸尼作奇怪之思而大歡喜

法句經說

獨頭意識 百法私考一末 九二十

分別有六識當有其四種明了意識定中意識獨散意識夢中意識初亦名五俱意識後三總名獨頭意識 法相義上八謂大旨

淮南子繆稱訓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

竹窓三筆六遠世夢篇十住生至受持佛名現世得十種益乃至臨終者夜夢正直或慶夢見阿彌陀佛勝妙色像 出或問下四十三丈

瑯琊代醉卷一四卷全舉此說云云

毘迦道院集曰戒爲定根根植則萌萌成因因爲果樹培則果滿無因求果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植苣也 代醉三十二九丈

有味此言也

○子良篤奉佛見高弘明集 ○摘花學士事出函盤 藏法資治命因果報應章出

唯識述記四本八十五明獨意起識云云

矣是乃日間見聞習氣獨頭意識之所爲而至若佛菩薩及淨土莊嚴微妙事百宵無一夢矣以不繫想故也因知無始無明眠相襲習不已生於念慮恆勝而信根轉微薄寧不顧而勉勵乎

范子眞

齊竟陵王精信釋教而范子眞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對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華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園糞之側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吁爲近視見阻

法句經曰仏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爲上貧道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淳如天金云云　珠林六十九

槃特縁　出增一阿含十一　法句譬喩經二名義集楞嚴注卷五下二　法苑珠林六十六、九十七

周礼春官占夢掌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善夢六懼夢

張注列子三七右穆王篇曰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愕夢愕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夢五曰喜夢因喜悦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有神所交也

世有渉獵内外典籍博學多識足可稱而察其行事則殆弗若庸人者是於其學有何所益乎徒爲誇詡之具已昔者佛弟子周利槃特僅持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一偈得羅漢果匿王怪而問佛佛偈答曰學必不多行之爲上云云豈惟佛經其於儒教亦爾故古之學者非徒事空言躬自踐之焉如孔門諸弟子皆是也若夫闘辨博競新奇以爲自得是惟藝而已安所貴乎學哉

夢

凡人寐而所夢者得喪歡戚萬種境界無適而非妄

瑯琊代醉卅一四矽全舉此說云云

晁迥道院集曰戒爲定根根植則萌戌因爲果樹培則果滿無因求果猶無根求茂猶樋莒也　代醉三十二九右

有味此言也

○子良篤奉佛見斎弘明集二

○摘花無言事出直筮二

蕉法資治命因果叙奮章上山

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茫對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華同發一枝倶開一蔕隨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圂糞之側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吁爲近視見阻

二筆下四十右ハナ先常信篇

不知幽渺之理者凡庸之常也今范子以一時辨舌雖張己見其論大非矣夫因果報應之理兼有心者以明之謂由心造業由業招果以果驗因以因推果則富貴貧賤毫髮不爽也而若樹華是既無心物但當任自然豈關報應乎然范子狂愚以無情例有情欲槩以撥因果何其可得乎不窮幽明之理非區區利口之所能辨也

〇警世語（鄭玄周礼注曰警言勅戒也心待警言策之言以效其功也良曰警言驅動良策可以繫馬有贈片善之言光益一篇亦猶以策繫馬得其警動也）

雲棲竹窗二筆曰諺有警世語謂一老人死見閻王咎王不早與通信王言吾信數矣汝目漸昏一信也汝耳漸聾二信也汝齒漸損三信也汝百體日益衰信不知其幾也按此說本出佛經法苑珠林引起世經曰佛告諸比丘有三天使在於世間何等爲三一老二病三死有人放逸三業惡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諸守獄者應時即來驅彼衆生至閻摩王前王問罪人汝昔人間第一天使善教示汝汝善呵責汝豈得不見耶答言大天我實不見王重告言汝豈不見爲人身時衰老相現齒落髮白皮膚緩皺乃至身心恒常戰掉一切支節瘦懈難攝汝見之不答言大天我實見之云云第二第三如次閻王問呵經文甚繁今

指麾抄五十六右
阿含至十九十四左起信至全同
珠林十二六右ノ誡勗篇諸至要集十八巻ノ四十オ
珠林六十一左三誡勗篇左今承意全同三天子彼作五天子使有至
起世至四十三左地獄品之文

列子一十五右天瑞篇

七巻已経
唐訳楞伽五九六旦一切法不生我說刹那義初生有滅不与愚者說
賢首起信義記中本 終大
引此経文解尺云云

之所謂世諺原於此然但爲老者言衰相之一事以警耳

列子一

列子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益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此論頗似釋教所謂念念生滅遷流之理然我佛楞伽經中說曰初生即有滅不爲愚者說是其精微又過於彼學者孰味之可也

嘉祥大師死不怖命曰夫死由生来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即知終死宜応泣生不応怖死 高僧傳十
三終指麾抄四十三

列子七楊朱篇十五丁右

列子二

列子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此論

列子湯問篇五巻之九丁

固下本文作固不可徹孀妻寡婦也

雖昧必可為世之大訓然亦足使汲汲乎求名者警醒也

列子三

列子曰大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屋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解之者謂列子此說形容不已之意譬喩已然以佛教言之則非譬喩也實有此事如經說釋尊往昔為大施太子欲救濟閻浮提衆生窮苦入大海求龍王髻中如意珠既得眠息間諸龍言議已竟密解持去菩薩眠覺看珠不在即思惟必是海龍持去當盡力抒此海水誓心尅志得一龜甲兩手捉持方欲抒海海神問之曰海水深廣三百三

六波羅蜜之行相委如大論初巻及四教儀集注中巻七十一丁等

十六萬里正使一切人民之類盡來共捄不能使減況汝一身而欲辦此菩薩答言若人至心欲有所作無事不辦我心不懈何以不能諸天聞菩薩願心堅固相語各助捄之乃至海水減百二十里龍惶怖出珠還之攄而論之則菩薩以此不退轉堅志無上佛道尚得之況於移山捄海乎

世諺一

世諺有守分語謂有葺瓦者下視坐地補履者謂之曰賤矣子之業也補履者曰何也曰我據乎崇子坐乎庳補履者仰面應曰我誠賤矣然君不見夫甍井者乎自我觀之則彼亦處乎庳猶自君視我也我亦奚羨邪推而擴之則凡得失是非逆順苦樂皆不可以畫也若能得此意庶乎處世無悶矣

世諺二

世諺曰甘莫甘於飢此語有味賢愚經曰美食非謂甘肥教使晩飯飢虛得食麤細盡美古人所謂晩食以當肉亦此意也因思雖鄙諺亦有其所本也夫啖芳釀珍烈之品飽人不以美食藜羹粟飯飢者以爲甘要充其餓已尚何擇之有然世有當案訴食甚至壞器投匕箸者將何意乎古曰飲食之人君子賤之

可弗愧乎

生平用心

眞歇了禪師示衆云一生念念散亂心識分飛臨終之時暫欲澄心離慮閉目合眼意不爲幻妄磨滅者豈易得乎道綽禪師示衆曰刀風解膚百苦湊身習先不在懷念何辦（出于安樂集上卅四ノ右素本）一爲參禪一爲念佛雖其所修異然所以策勵平生之用心者一也吁一生悠悠蕩蕩臨渴鑿井亦何能及求道之士靜言思之

嘉禾王衷

嘉禾王衷嘗結蓮社作文告諭曰愚嘗參小本禪師然於自省處猶未了了續泓於止宿秀州崇寧寺晨朝偶聞衆僧諷彌陀經心忽有所感曰我禪門用心有年自恨無劄脚處今聞阿彌陀佛居西方令我信願求生豈非究竟處乎於是發心修之已一十九年未嘗一日違缺蓋於心警悟自得有若禪宗之了達焉乎今時聞諷彌陀經者何限然未聞有若王衷之感悟者也是何故彼參究用心積年刻苦猶未了而忽聞淨土之法門譬如經歷嶮岨艱難者乍得平坦大路則踊躍不自堪其感發不亦宜乎若今日悠悠之輩求道之念固薄劣又不知道有難易是以漫爾

龍舒淨土文三ノ一引此語
孔子家語三ノ廿七右賢君篇

聞之耳。譬猶平生足未履危嶇者歩坦路以爲常不
踊喜也宜矣不感悟而淨業之難勇進也
甚者忘其身
昔者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
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
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忘其聖祖之道壊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
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
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吁是誠忘之
甚者也而有復甚於此者今夫營營不急之事不覺
無常忘菩提之道昏迷而弗知知及可謂忘之極矣且
如夏桀者惟忘一世之身今也忘多生之身謂之何
寄言有心者安不惕焉思乎

五雜俎十六 九ニノ左
曰善於是乗馬挾馬矢而行
馬喜曰今安盧驚乃得馬
何人居之豈夫子所寓邪其

齊有病忘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
未一舍内逼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繋于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發乎中予右顧而其覩
引車將旋忽自践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汚吾履矣惜哉顧馬反向帰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
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語傷人
此是段之滑稽同口之奇談也

蕉窻漫筆卷之一 終

七本一〇九三号イ